

天聲海韻

林峰 著



香港日月星製作公司出版

天聲海韻

日月星製作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天聲海韻

林峰·著

校 訂：鍾子美

打 字：葉雪燕

出 版：香港日月星製作公司

The Sun Moon & Star Productions Co.

Tel: 2723 0138 Fax:(852)2722 6165

印 刷：彩藝印刷公司

發 行：香港日月星製作公司

國際書號：ISBN 962 944 040 7

出版日期：二零零三年八月

定 價：HK\$50.00



還我青春年少，依舊是風流

濯纓樓主 劉清宏題



灑硯田詩筆，獨步橫縱
作者自題

目錄

序	謝森發	4
《天聲海韻》序	劉清宏	6
自序		9
四十二行詩體		13
崢嶸歲月		15
朝陽紅葉		17
故國回眸		19
秋水寒鴉		21
高山仰止		23
流水遠韻		25
落木蕭蕭		27
春天的約會		29
秋波鴻影		31
秋水長天雁一聲		33
萍蹤月影		35
流水人家		37
白雲親舍		39
秋懷斑駁夢難圓		41
多情自古傷離別		43
故鄉明月		45
酒醇心醉		47
花落五月天		49

天聲海韻

西樓花影月朦朧	51
城南舊夢	53
今宵酒醒何處	55
舊燕歸來	57
尋常巷陌	59
被風聲吹破了的夢	61
夢的樂章	63
風雨故人來	65
十年磨一劍	67
日出日落	69
月缺月圓	71
潮起潮歸	73
冬去春來	75
青松的正氣	77
時鐘的腳步聲	79
古刹鐘聲	81
妓女的淚痕	83
易水斜陽	85
烏江水冷	87
烽火荊州	89
昭關髮白	91
斷碑殘碣	93
誰聽得見她哭泣	95
揮淚斬馬謖	97
外判的譁聲	99
向市民健康的衛道士致敬	101
悼謝婉雯醫生	103

一個囚徒的自白	105
滄桑歲月	107
一百一十行詩體	109
疏簾淡月	111
春之晨	117
忘年之戀	123
愛在深秋的季節	129
胭脂淚	135
在藍色的天空下	141
這個中秋月更圓	147
大海的情懷	153
在水一方	159
九月的風聲	165
千秋遺恨是紅顏	171
在回家的路上	177
聖母的眼淚	183
鄉關夢斷	189
愛的宣言	195
詩的風采	201
春天的夢	207
戀在黃昏	213
明月秋聲	219
彩雲千里	225
海灘的神韻	231

序

謝森發

《峰迴園詩稿》、《時代的回聲》、《峰迴園吟草》，是詩人林峰先生自一九九九年後近幾年的著作，《天聲海韻》已經是第四本了。作者在二零零二年出版的《峰迴園吟草》自序中自我期許說：「希望能以新舊體詩交替出版，預期二零零三年再出版新詩詩集」。而今，真的如期兌現，這種精神，豈止是一個「勤」字了得，不能不叫人由衷的敬佩。

「著得一部新書，便是千秋大業；注得一部古書，允為萬世宏功」。（清·大儒張心齋幽夢影語）。詩人林峰先生的大作，兩者兼而有之，是那樣的舊，又是這樣的新。他是充滿了新時代精神的歌手，又是善於運用傳統的詩歌藝術作為繼往開來的妙手，甚至是聖手。古人以立功、立德、立言期勉後世，林峰先生一直在這條路上奮力前進，也有了相當的成就，難能，可賀！值得學習。

曾有詩人這樣形容：「詩是永不凋零的花朵，但必須根植在生活的土壤裏；詩是一隻能言的鳥，要能唱出永遠活在人們心裏的聲音」。《天聲海韻》這本純粹的現代詩，頗得個中三昧。從作者新書命名，及細看詩題，即可洞見上自天籟，下至紅塵，盡入筆底。林林總總，好像走進一座大花園，萬紫千紅，目不暇接，還有綿延不盡的小草，綠滿階前，小鳥在枝頭歌唱。字裏行間，充滿著人生的智慧，也洋溢著敦厚的溫情。有人說：詩人的情感特別豐富，或此之謂也。

波浪人生，起伏浮沉，在走過千山萬水之後而「峰迴」路轉，柳暗花明。《天聲海韻》就是這樣的涉筆成趣，道盡了大千世界的酸甜苦辣——五湖四海歸一望，乾坤都在筆管中——這是我的感

觸。

寫作需要動力，也需要助力。林峰先生有安靜幽雅的居家環境，有美滿的家庭，伉儷情深，子孫賢孝，無疑的是他在文藝創作上的一大助力，讓他能專心埋首於著述，這是很可喜也是很令人羨慕的。

寫序的意旨，在拉近作者與讀者的距離，本此理念，寫下些許個人的體會與感觸，縱然自揣人微，學淺言陋，仍勉力爲之，算是對友人相約的盛情，有了交代。衷心期盼，峰兄一本寫作痴狂似的執著，繼續前進，讓文壇開出更多更燦爛的奇葩。

最後，謹以「天聲海韻」嵌詩一絕，聊申賀忱：

天馬行空鶴逸姿，聲名盈耳見修持；

海桑煙雨開懷唱，韻舞春風得意時。

謹序。

春草山房主

公元二零零三年寫於臺灣基隆

《天聲海韻》序

劉清宏

多年以來，受友情客串的誘掖，不憚譴陋，為友人好幾部稱得上珠璣傑構的詩集撰寫序文。率爾操觚，難免淺嘗輒止，回頭一看，如牛溲馬渤，頓覺汗顏。記得當時也曾暗暗告誡自己：區區庸才，豈可妄自尊大。為此，張狂氣焰得以收斂而沉寂了一段時間。豈料，面對林君最新出爐的煌煌巨著，如逢時雨，如見故人，禁不住又要重演舊技。正當沐手危坐躍躍欲試之時，心中忽然升起一種前所未有的猶豫和膽怯。躬身自省，我這樣一個從未被繆司女神眷顧過的凡鱗常殼，恐怕是難于承載住詩人那側目風雲蕩胸五嶽的如炬目光和浩大氣魄的。面對摯友臻于極致的作品，要想通過簡單幾句述評昇華出洞燭幽微的精僻見解，在我只能受制于知識的淺薄而深愧力不從心了。無奈，詩人不惜以藝術生命相托的感情投放，不啻是使出了撬動友情責任的有力杠杆，同時也被他點中了自己附驥虛榮的穴道。至此，于情于理于人于己，都已無從推脫。如此一來，以其進退維谷，面向南牆，不如頭皮一硬，再度出擊。於是，帶著為人兩脅插刀的滿腔愚忱，再次落入了友情編織的五彩網罟。真可謂季布一諾，千金莫屬。但願讀者諸君能從中掂量出筆者與詩人逾三十年患難與共人海浮沉的千鈞份量。

翻開墨韻縱橫的詩集，一種風生水起氣象萬千的韻致撲面而來。可想而知，當詩人以一種超常的創作靈感煽動起洶湧澎湃聲喧九垓的天風海韻時，萬物造化，百丈紅塵，俱在瞬間懾服于詩人那飽歷歷史張力的詩筆之下迴旋打轉，一種阻遏不住的創作激情，裹挾著千年風霜，悲筋壯角，榮辱興亡，乃至離合悲歡，凡此種種，如川流赴海，

演繹出一幕幕風雲變幻、喜怒哀樂的人間戲劇。正是這樣，詩人在廣袤無垠的藝術天地裡，統馭一切，君臨天下，盡情謳歌人性的偉大，斥責塵慾的邪惡，闡述愛的真諦，頌贊大自然的壯美。詩人心驚八極、神遊萬仞不可一世的雍容大度，以及平視王侯、頤指卿相虎視鷹瞵的耿耿雄威，在詩中表現得入木三分，其栩栩如生的詩影鏡像，躍然紙上，呼之欲出。我想，此時恐怕連詩人自己都會被靈感律動風飆水激的神來之筆而深深打動。因為，這是一種不可阻遏的生命力的奔流，一種人格氣質渲泄的情感傾瀉，一種隨意支配生命積累的人生豪賭，一種任情揮舞繆司權杖的風雲壯舉……它淋漓盡致地展現出詩人以自我為時空中心的超然放達，昭示出詩人主體意識的極度張揚，標誌著詩人天才迸發的一次傲然綻放。

詩集所表現的藝術力度，所展露的詩人才情，以及營造出來的美輪美奐廣袤深邃的詩情意境，都讓人感覺到那是一種只能會意無法言傳的屬於詩人特殊心態的恣情肆縱，一種超越時空把過去、現在和未來拼接成生命體驗的文字遊戲，一種把人生閱歷、知識底蘊、藝術修養、營造語境能力統統綜合到極致的文化禪示方式；是一種把價值實現歸結為審美感覺，把生命形態鎖定在唯美框架內的人生感悟：這就是我在《天聲海韻》中真正領受到的藝術體驗。為此，我深深地為詩人感到慶幸和欣慰，天道酬勤，風流倜儻的詩人，又一次真正把握住生命才情中那不可多得的機緣——繆司女神波眼流盼的深情眷顧。

然而，當我試圖進一步循着詩人變幻莫測的藝術走向，打算窺探詩人綺麗風華的創作奧秘時，突然意識到進入了一片迷離撲朔純屬個人情懷的精神領地，隱隱感知到那是一條通向鶴跡仙蹤的心靈幽徑，那裡天遙地遠，蓬山萬重。我輩在詩學修養方面充其量不過是一群布衣寒素之屬，人間煙火，衣食奔忙，使我們無緣與薌芬長郁、紅塵異影的詩情意境進行真切的秋波對接；當然，也別指望能以片縑零札描摹出詩人在無數無眠月夕中驅遣萬象、逮逐風雲的綺思豪情。

天聲海韻

當結束這篇浮光掠影只對詩集作簡約的梳理而與豐富的細節幾乎不著一字的序文時，卻以一種依依惜別的心情，搶先發佈一條也許經不住深究的信息：種種跡象表明，詩人在風濤勒緊的幾年之間，經歷了數度文化壯游之後，一種遲暮之感促使其萌生淡出詩壇的闌珊之意。說不定詩人從此檢點奚囊，不再挑燈夜課結集出版這類宏篇巨製的集子；而在賦閒之餘，興之所致，惟淡酒一甌，與友人分題限韻，作杯酒聯吟，以“曾經滄海”的瀟灑之身，指點人生，盡情歆享既往歲月的無窮韻味。

不過，這恐怕是一種訛傳，當這部《天聲海韻》的集子刊行之後，在讀者喧響九垓的讚譽聲中，奚囊甫卸的詩人也許業已猛省回頭，重整戎裝，準備再度出山！

言不達意，餘不一一，是爲序，邕城濯纓樓主僅識。

自序

《天聲海韻》是我第四本詩作，沒有想到 1999 年因病退休以後，出版第一本詩集——《峰迴園詩稿》以來，四年間已完成了四部作品，更沒有想到就這樣成了「詩人」。

我能夠如此執著，如此痴情地寫成這些作品，動力就是在於一個理想和一種愛好。因愛好而產生興趣、而產生壓力、而產生莊嚴的追求；因理想而產生意志、而產生毅力、而克服種種折磨，從而在前進的道路上跨越一個一個的障礙，直到最後找尋到了理想的曙光。

我的人生是在無數的折磨中渡過的，也許因為這種原因，才使我有特別強烈的意志力，才使我能以巨大的勞動和頑強的毅力凝結成這些作品。把夕陽化作熱血，把理想當作燃點，去激動、去照亮生命的最後一程。

回顧我苦難人生的時候，我不是灑淚，也不是感慨萬千。而是以激情洶湧的行動，去努力把失去的 25 年青春時光掙回來。正是如此，我才能戰勝疾病的折磨和長期體力的透支，才能把辛酸化作甜蜜，把嗟吁化成勇氣去追趕殘陽掩映下的彩雲。這也許就是我能夠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完成四本詩集的最大原因。如果把過去艱難的歲月，變成一種回憶時的傷痕，變成人生得過且過、甚至看破紅塵的一種怨懣，又或者變成另一種追求的原因，去追求安閒、愜意、享樂和玩情，以求償還曾經失去的美好，那結果肯定是不一樣。我不幸地選擇了前者，而輸去了晚年的閒情，甚至輸卻了即將燃盡的殘燭，贏得了在別人看來是一文不值的幾行詩句。但生活的意義，不在乎別人的評論，而在於自己的肯定。因此，我既然做了這樣的選擇，我就會毫不後悔地走下去，直到把這枝還正在發出微弱燭火

天聲海韻

的殘枝燒完，也許這就是我人生的一種特色。

《天聲海韻》大多是取材於大自然的天地造化，作一些表面看來與時代熱點不大相干的吟詠。但儘管是「天聲」還是「海韻」，都帶著作者的感情色彩，與詩人的遭際命運息息相關。譬如一場春雨，在愁苦人眼前必然是一片迷濛、十丈苦緒，而在歡樂人心上，卻是一天喜悅、萬丈生機。因此我可以自詡：《天聲海韻》並不是無病呻吟，而是我的人生感遇，而是我數十年積聚的、濃郁的感情升華，而是我所處時代風雲的一點縮景。因此，《天聲海韻》既是我個人的，又或者是大眾的。我始終認為任何文學作品離開了「大眾的」就會失去生命力，這是幾十年前大家就知道了的文藝理論ABC，只是現在已被異常的「現代人」看成是抱殘守缺的文藝龍鬚溝。

因為我作了這種堅持，所以我始終奉行自己的創作路向，始終奉行自己的創作方法，始終摒棄曉風殘月、井底微瀾的小玩意。我知道，我不能融入那些現代派、先鋒派詩人中間；同樣，我也絕不願登上他們那張令人昏昏欲睡的創作鸞床。我深信，時間一定會證實詩壇正道的孰是孰非。

廣東省作家協會主席陳國凱先生曾對新詩說過一些話：「我不寫詩，卻仍然愛讀詩。這些年，類似天書般的新詩看了，覺得乏味，不愛看了……當許多時髦的新詩遠離大眾，走入狹小的沙龍，走進象牙之塔之時，舊體詩詞就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了……」大作家陳國凱先生以上一席話，不是很值得我們深刻地反省嗎？為甚麼要把可以直達肺腑，使人立即引起共鳴的詩句，成為「天書」呢？這樣「遠離大眾」的創作套路，難道是新詩應走的路向嗎？

但，曾幾何時，當詩壇籠罩在一片煙雨迷濛之中的時候，似乎所有傳統的創作方法卻被看成是守舊的、落後的。只有他們那些連大作家都看不懂的「天書」才是時髦、才是進步、才是時代的潮流。

這一股詩壇的逆流，確是來得太驟然、太洶湧了。「山雨欲來風滿樓」，就連一些很有份量的名詩人、大詩人、老詩人也開始否定自己而向他們靠近，一時間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但是，這和歷史上出現過的任何逆流一樣，儘管來勢如何洶湧，也很快會被主流淹沒，即使像焰火一樣使人一時眩眼，也很快要消失在藍天之中。詩壇這股逆流也不能例外。君不見，現在詩壇不是已開始廓清這些煙雲了嗎？去年香港作家聯會出版了一部名標《天韻》的詩集，收集了七十一位會員作家之詩作，一部厚厚的《天韻》，就沒有一首是屬於逆流賤起的水花。

任何作品的第一要義是必須讓人讀懂，如果是連大作家都讀不懂的「天書」，儘管創作方法如何「高明」，都是徒然。「形式為內容服務」，這又是尋常不過的道理，直陳式、歌頌式是好的形式；象征式、借代式也是好的形式，只要用得適當，能充分發揮為內容服務的功能，就無需被形式所束縛，被「潮流」所左右，就無需理會別人這樣那樣的指責或批評。

我還記得，當我第一部新詩出版的時候，我們協會會長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如果你要出名，就不要出版這本書。」當然，這樣的話不會對我起作用，因為我出書不是為了出名，只憑這一本書，也出不了名。後來的事實證明，我這本「守舊的，落後的」詩作，並未曾出現像此君所預言的遭遇。

因為我的執著、我的堅持和我的信念，現在我又出版第二本新詩詩集了，這本新書，我還是連續了傳統的創作方法。無疑，這本詩集已比第一本有進步，但這是連續性的直線上的進步，而不是創作方法「折射」後的進步。

此君對我的規勸，我當然表示感激，但，這是在交情上。而對於此君的創作理念和創作態度我極不苟同，尤其對他的「新古典主義」更感到困惑。但這只是在創作上的不同意見，我們也曾因不同

天聲海韻

意見而爭論。這些不同意見的爭論是文藝界經常發生的事，絕不妨礙我們同鄉、同事、同好的友誼，也不應該妨礙這種友誼。

我本是熱中格律詩的人，因此《天聲海韻》很不自覺就出現了
很多格律詩的痕跡，從命題到詩句，尤其在詩韻上都有較濃厚的舊
詩色彩。就像在舞台上演慣了老生角色的演員，忽然改變戲路要他
演小生，縱使唱腔和對白是小生的，而臺步卻處處流露出老生的戲
韻。但儘管是這樣，也還未曾成爲不倫不類的東西。

這本書最初的定名是「小園夜曲」，因爲大部份詩篇寫的都是
山村裏的小事。但，有朋自遠方來，卻認爲這書名過份小器，與第
一本新詩《時代的回聲》的名稱落差太大。後來再經過冥思苦想，
才想出了一個《天聲海韻》來。用「天聲海韻」作書名，並不是說
這本書有天聲海韻這樣鏗鏘的天地之音，而是詩作的大部份都涉入
了大自然的風聲、雨聲、天韻、海韻的內容，就是這樣如此而已地
定了書名。

《天聲海韻》分爲兩大部份：四十二行詩體及一百一十行詩體。
這種體例，並不如「十四行詩」那樣，是新詩的一種體例，而是我
個人風格的歸納，我這樣歸納沒有任何其他味兒，完全是因爲在編
輯上爲了方便的緣故，決不是企圖標新立異的謬舉，務請讀者不要
誤會。

我衷心感謝摯友劉清宏君、謝森發君爲我作序，劉、謝兩君對
我的鼓勵和扶掖，我唯有長存心底。

其他謙虛的客套話都不說了，請讀者恕諒！

此序。

2003年7月於香港白雲齋